

Claude Ribbe

Le crime de Napoléon

秘史译丛·历史篇

主编 一枝笔

多一个视点看世界

拿破仑的 罪行

克洛德·利布 著

秘史译丛·历史篇

主编 一枝笔

拿破仑的罪行

克洛德·利布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Le crime de Napoléon

Copyright © ditions privé, 2005

9-782350760124

国家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拿破仑的罪行 / (法) 利布 (Ribbe, C.) 著; 朱洁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4
ISBN 978-7-5463-2558-3

I. ①拿… II. ①利… ②朱… III. ①拿破仑,
B. (1769 ~ 1821) — 生平事迹 IV. ①K835.6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7863号

书 名: 拿破仑的罪行
著 者: [法]克洛德·利布
译 者: 朱 洁
出 品 人: 周殿富
策 划: 国文创意
责任编辑: 史 宁
封面制作: 未 氓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mm × 960mm 1/16
印 张: 10.5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 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 ISBN 978-7-5463-2558-3
定 价: 22.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献给抵抗运动者、逃亡的奴隶、奔走在瓜德罗普丛林中的人们，
以及自由安的列斯的游击队成员们。

你，我的后代！请为我们的不幸洒下一滴泪水，我们将因此而心满意足地奔赴死亡。

路易·戴尔戈莱斯(Louis DELGRÈS)

目录

第一章/001

第二章/017

第三章/035

第四章/053

第五章/061

第六章/073

第七章/087

第八章/111

第九章/135

参考书目/143

第一章

拿破仑是个罪犯？天哪！这个念头太令人震惊了。有人说，关于拿破仑的书就跟他死后的日子一样多。那么有没有哪本书是关于他的罪行的呢？大部分关于拿破仑的著作是写给孩子们看的。难道人们会给孩子们推荐一个罪人做榜样吗？那么历史文献也是什么都没有提及吗？所有这些研究所、基金会和协会都热衷于高声宣扬皇帝的丰功伟绩：人们能够想象这些显赫的研究员恬不知耻地恭维一个罪人吗？更不要说电影院和电视上播放的那些大手笔的电影了，它们力图把拿破仑塑造成一个没有污点的英雄、法国人的楷模，又怎么会提及这些罪行呢？如果拿破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有人敢无视其受害者而厚颜否认吗？

然而，这并非教唆挑衅，也不是心血来潮的玩笑。不幸的是，拿破仑千真万确是有罪的。而且，其罪行并非无足轻重。他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可以说是一项三重罪责。没错，而且这也不是对某些还备受人们争议的罪行的控诉：像是战场上的死亡、战争罪、暗杀和敛财。有些作家和艺术家——其中包括一些了不起的大人物，例如托尔斯泰(Tolstoï)和戈雅(Goya)——已经开了控诉这些罪行的先河。

我谈及的这些罪行很具体，包括1802年以来对非洲人民和原籍非洲

的人们犯下的罪行，这些人在法国殖民地沦为奴隶，并且被屠杀。拿破仑在殖民地复辟了奴隶制以及贩奴贸易，要知道后者是8年前的法国大革命就已经宣布违法了的。因为瓜德罗普(Guadeloupe)的英勇反抗以及海地(Haïti)的抵抗运动，他不可能在最主要的殖民地圣多明克(Saint-Domingue)继续推行其计划，所以他犯下了种族大屠杀的罪行。正如“二战”期间对犹太人和茨岗人的种族灭绝政策一样，其种族灭绝的特征不容置疑，甚至还有明显的预兆——尤其是通过屠杀采用的方法可以看出这一点。大家都知道，1945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清楚地把反人类罪行定义为：恢复奴隶制或集中营关押公民，而种族大屠杀的概念则被用来表明对一个群体有计划的屠杀政策。人们很早就发现了奴隶制和贩奴贸易不受时效约束的特性。1778年，布列塔尼的法官希欧斐列·雷奈克(Théophile Laennec)，也即法国名医雷奈克的父亲，在一次勇敢的控诉中，毫不犹豫地揭示了这种可耻的交易，“在反抗这一交易的同时，人类无时无刻不在索求着自己永恒的权利”。

在拿破仑事件中，用纽伦堡准则来看，他犯下了三重罪，即种族屠杀、恢复奴隶制和关押集中营。他犯下的是罪无可恕的恶行，但是随后的两个世纪，真相泯灭在谎言中。历史学家清楚地知道真相，但是却保持了缄默：他们或是害怕说出真相，或者更甚者对此采取了默认的态度。无论是恢复奴隶制和关押法国公民，关押非洲人民并奴役他们，还是对海地人民的种族屠杀，都从来没有清楚地在书本、历史文献和音像制品上被提起过，也没有在展出或有关拿破仑的演出上出现过。即使偶然提到了恢复奴隶制，也决不会提到与法国公民有关这一事实。至于拿破仑在海地犯下的

种族屠杀的罪行，更是完全的禁忌话题。

确实，七月王朝以来的政体都有给法国民众创造崇拜独裁者的传统。《执政府和帝国史》(*Histoire du Consulat et de l'Empire*)的作者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曾经枪决了35000名巴黎公社社员，却在普鲁士入侵时成为共和国总统。在担任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的总理时，小矮子^①负责巴黎的防御工事，但他不仅向城外开炮，还把火炮对准了城里的人民。他准备给仇视黑人的冒险家们在巴黎建造三处纪念碑：暴君的雕像（现在有一部分还悬挂在旺多姆圆柱之上）、凯旋门以及残老军人院的陵墓。残老军人院还给了20世纪的独裁政体许多灵感。这些纪念建筑都是为了神化死去的皇帝。

对于梯也尔来说，除了在法国帮助创立波拿巴政党并帮助所谓“英雄”拿破仑的侄子当政的22年之外，他还要给千夫所指的奴隶制政体在国外镀金，恢复法国的殖民地。当时，拥护黑奴制的法国不惜一切代价，妄想把其不久前在阿尔及利亚实行的殖民统治扩大到整个北非。尽管英国在1833年就已经废除了黑奴制，路易—菲利浦当政期间的法国还是孤注一掷地抓住了黑奴制这一救命稻草。

对拿破仑的崇拜很自然的在拿破仑三世独裁时期达到顶点。

尽管建立了共和制，法国还是没能从这种病态的崇拜中恢复过来。今天的某些基金会和协会继续在大学、公共基金和国家电视台的支持下鼓吹这个在法国恢复了奴隶制的人的丰功伟绩，某些私人团体也不例外。而且根据外国木材之王马萨勒·拉佩尔(Martial Lapeyre)的遗嘱，1987年在

^① 梯也尔的绰号，原注。

他的个人豪华宾馆里设置了拿破仑基金会。该基金会异常活跃地歌颂着英雄的事迹，但是其资助的书籍和演出从来不会谈到这位英雄的罪行。至于“奴隶制”这个词，更是被完全摒弃。

要知道拉佩尔公司的很大一部分“异国”木材都是来自非洲，并且在亚马逊分公司的帮助下把木材卖到了海地。海地从1802年法国贩奴贸易开始砍伐森林，当1825年法国以赔偿移殖民损失的奴隶为名要求90000金法郎的赔款时，森林砍伐的范围开始扩大。木材曾是海地最主要的财富之一，而如今的海地却再没能留下一棵树木。

跟其他法国人一样，我从小就是在对拿破仑的崇拜中长大的，而他的残暴统治虽说难以回避，但是却被他为法国所作贡献的光芒所遮掩。人们认为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动乱时期，拿破仑使法国变得更加强盛。就像所有历史书里所描绘的那样，1802年是一段幸福的时光，是“和平”时期。谁能忘记教科书上那幅佩剑入鞘的第一执政官的图片，背景是为了动乱结束而欢呼的人群？所有人都认为1802年是和平的一年，而实际上这一年却发生了一场残酷的战争，一次史无前例的种族屠杀；正是这一年，25万法国人被强制奴役。他们的后裔现在还占到法国人口的3%—4%，要知道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当然最好不要提及这件事，无论是谈论这些后裔还是他们的祖先都是不恰当的。他们的历史是法国的一个难言之隐。同样的，海地人们敢于反抗奴隶制并取得了独立，也是法国的切肤之痛。在1802年，海地还是法国的一部分，被称作圣多明克。大部分的海地人在11年前都武装获得了解放。根据当时的公约，这些人都是享有全部公民权利的法国公民，其中有些还被授予将军的称号。当时他们的领导者是皮埃尔—多

米尼克·杜桑(Pierre-Dominique Toussaint)，也被称为杜桑·卢维图尔(Toussaint Louverture)。但是对于他们以及其他殖民地上的法国黑人来说，拿破仑试图回归旧制度：贩奴船只、烧红的烙铁、鞭子、强奸、在烈日下劳作带来的死亡。所有这些都使人想起过去的黑暗时代，那时在被称作“安的列斯珍珠”的海地，有50万奴隶，每个奴隶都要养活6个法国人。

200年后，共和国终于在2001年5月10日的法令上指出，奴隶制是反人类的罪行。当然，这项法令并没有接受最初的提案（根据最初的提案，要成立专门的委员会来计算这一罪行带来的损失和需要做出的赔偿）。但仍然决定对那些犯下这一罪行或参与贩奴贸易的人进行惩处。实际上，自从2004年1月14日调查小组成立以来，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艰难地”确定奴隶制废除的纪念日，而毫不知道——或是不愿知道——这一问题早就已经由圣多明克五百人院的“黑人议员”皮埃尔·托马尼(Pierre Thomany)解决了。1799年2月3日，托马尼建议把2月4日（雨月16日）作为全民解放纪念日。因为五年前的这一天，公约宣布无条件废除奴隶制。杜桑·卢维图尔接受了这一提议，这一天同时也是为了纪念1801年2月4日宣布的重建圣多明克计划，以及收回西班牙占领区并宣布独立。另外，2月4日这一天是对拿破仑的嘲笑，因为拿破仑的妹夫勒科莱克(Leclerc)曾把这一天当做在海地恢复奴隶制的纪念日。而实际上，亨利·克里斯朵夫(Henry Christophe)元帅2月3日到4日的夜间在开普敦登陆，并放火烧城，宣布废除奴隶制。

2001年5月10的法令并没有在司法上否认这一罪行的不受时效约束性，所以时间并不能抹杀一切。两个世纪过去了，没有关系。这一罪行的

后遗症依然影响着被拿破仑奴役或准备奴役的法国人的后裔。人们很容易看到生活在法国海外省的奴隶们的后裔并不能享有全部的法国公民权利，他们在这个充满成见的社会里只能享有部分权利。他们社会地位低下，并且被遗弃在主流社会之外，可以说是遭受了双重孤立：一方面是地理位置上的远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外貌的不同而受到孤立。而且，他们在自己的岛屿和丛林里也不能完全融入。他们和科西嘉人不一样，他们离得很远——位于我们所不了解的大洋另一侧。至于他们的肤色则说明了他们没有完全被殖民者所同化。即使他们来到法国，也依然是些“黑人”或“有色人种”。只有巴黎北部的某些住宅才愿意收留他们，而那里居住的通常是被称作“异类”的法国人。最好的状况就是，他们借债自己修建住房。他们只能做公务员，因为没有企业愿意雇用黑人，他们只能背负房贷买房，因为城里的人只愿意把房子租给“白人”。

在那些曾经被殖民的岛屿上——尤其是马提尼克(Martinique)岛上——殖民者的后裔以维持自己的白人血统为荣，他们只在自己的白人圈子里通婚，就差高举祖先的“四头蛇”军旗了。还有17世纪以来南非的种族隔离！这些都是根深蒂固的罪证。

因为奴隶后裔的护照上写的也是法国国籍，以至于我们忘记了他们的处境。他们什么都不要求：给他们“颁发”已经获取的自由就是我们所能给予他们的一切了。证据就是，以废除1848年政体为荣的共和国，总是忘记支付承诺过的1亿2千6百万金法郎赔款。这笔赔款是为了补偿被有关官方人士称为恬不知耻地“抢劫”的行为。被巴黎奥利机场和戴高乐机场的警察不加掩饰的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着护照，非洲来的子民反而要感

恩戴德。同样拥有合法证件，从塞内加尔(Sénégal)和喀麦隆(Cameroun)来的人在法国的处境要比安的列斯(Les Antilles)、圭亚那(Guyanne)或留尼汪(Réunion)人好得多。另外，当人们提起法国的“黑人”时，很少指奴隶的后裔：他们更喜欢指那些撒哈拉以南的國家的名流子女，他们忠于共和国，并承认是“真正”的黑人子女。从18世纪开始，在被奴役过的国家里，很流行把他们称为非洲人。本着“两害取其轻”的原则，法国在提起殖民主义时不会像提起奴隶制那样感到羞愧。当然，奴隶制已经废除了，但是却遗留下祸害，即种族主义，这是指在人身上采用了“种族”这一畜养牲畜才会用到的农业概念。尽管那些想把这一后遗症当成是自然本性和人的本质的人不同意这一看法，但是仍然要承认，并不是种族主义带来了奴隶制，而是恰恰相反。想要奴役自己同类的人总要指责他们是异类，是劣等人。人们经常说要“尊重不同”。那么，难道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同类吗？

种族主义由来已久。路易十六当政期间，兴起了反奴隶制的潮流，而安的列斯的殖民者给法国带来了种族主义这一概念。当时的争论异常激烈，国王自己也考虑要废除这个畸形的制度。但是由于王权的衰落，反对派占了上风，不得不颁布了一项歧视性条例。拿破仑对此异常推崇，他推行并加强了这项条令。至于种族主义则被拿破仑冠上了冠冕堂皇的名字，甚至是——明白或隐晦的——让它在大学里登堂入室。

不久之前，奴隶制在法国是一种不受时效约束的罪行，然而却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因为没有罪犯，所以也没有惩处。受害者的子孙中四分之一的人处于失业状态，却没有获得任何赔偿。共和国在1848年承诺拨给受害人1亿2千6百万金法郎（相当于如今的几十万欧元），而这些受害人的

继承人现在主要在信息、文化和政治领域工作，他们生活并不困苦。可以说只有这些人从这一罪行中获得了利益。哪个在19世纪上半期富起来的法国资产阶级家庭可以吹嘘自己的祖先没有奴役过黑人，或是没有握有贩奴贸易股份？哪个波尔多的葡萄酒商可以确保自己的葡萄藤或酒窖里没有埋藏着黑人的尸体？哪个银行或保险公司手上没有沾染非洲或安的列斯的血汗？要想研究法国奴隶制给经济、社会、文化和道德带来的影响，将会有很多工作要做。

这个不受时效约束的罪行却被质疑，甚至被否定。如今有的教育界人士不再回避这一问题，他们甚至受到不止一所教育机构的支持。

总的来说，法国经历了奴隶制却不愿意承认，督政府对波拿巴媚言屈膝，而每个奴隶后裔走在街道上都很容易感受到法国的种族主义倾向。在19世纪，巴黎那些享有盛名的大区里，满是圣多明克殖民者的别墅。人们根本不能容忍“黑人”的存在，除非为了在豪华商场门口威慑他人；他们也不能容忍“黑人妇女”的存在，除非是为了让她们做“白人”小孩的保姆。

奴隶制和贩奴贸易是反人类的罪行，所以是不受时效约束的罪行。那么，拿破仑只不过是为国家重建了一些项目，而没有任何创造性成就，为什么却为他免除了这项罪行呢？确实，其他人愿意为了他补偿，或跟他一同补偿。随着交流和宣传技术的日新月异，种族主义变得普遍化，如果不是因为波拿巴主义的复兴以及选举中对极右派支持率的迅速飙升，我们也几乎忘记了拿破仑的这一罪状。

法西斯主义者对于这个法国独裁者的迷恋不是新鲜事了。现在是时候

警告那些喜欢在重要场合戴着可笑的拿破仑时期便帽的人了，他们要为自己的前任负起责任来。要知道在崇拜拿破仑的人中，其中的两位就是阿道夫·希特勒(Adolphe Hitler)和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他们因为种族主义而犯下的罪行，众所周知。

墨索里尼从歌颂拿破仑功绩的剧本《五月战场》^①获取灵感。而希特勒则让人把它翻译成了德文，题目是《百日王朝》，并大肆上演。1932年2月，在该剧首场演出时，希特勒拿着一大束玫瑰花来到尼采妹妹的包厢里，向她搭讪。这个剧本非常具有蛊惑性，1934年，希特勒和意大利合作，把剧本改编成同名电影^②，并由纳粹导演弗朗兹·温茨勒(Franz Wenzler)和戈培尔(Goebbels)合作制作。墨索里尼甚至参加了意大利译本的首映，这一版本的制片人就是他的儿子。墨索里尼认为《五月战场》是对纳粹的颂歌，里面的拿破仑被比作“领袖”墨索里尼。就是这样一部影片，在2004年6月24日为加冕200周年纪念日举办的拿破仑图书沙龙上竟在阿雅克修(Ajaccio)上映！

法国脱离战场没几天——这里的法国指的可不是希特勒欣赏的拿破仑的英雄主义—法西斯法国，而是他所蔑视的议会制和“黑人化”的共和国政府——希特勒在一个夏天的早晨秘密离开了比利时，来到了布尔热宾馆(Bourget)。这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据说是访问巴黎。他在歌剧院听了歌剧，并在特罗卡德罗(Trocadéro)的露天平台上散了步。当时陪他的是奴隶制的信徒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和纳粹雕刻家阿诺·布雷

① 剧本意大利语名称*Il Campo di Maggio*，译注。

② 德文名称*Hundert Tage*，原注。